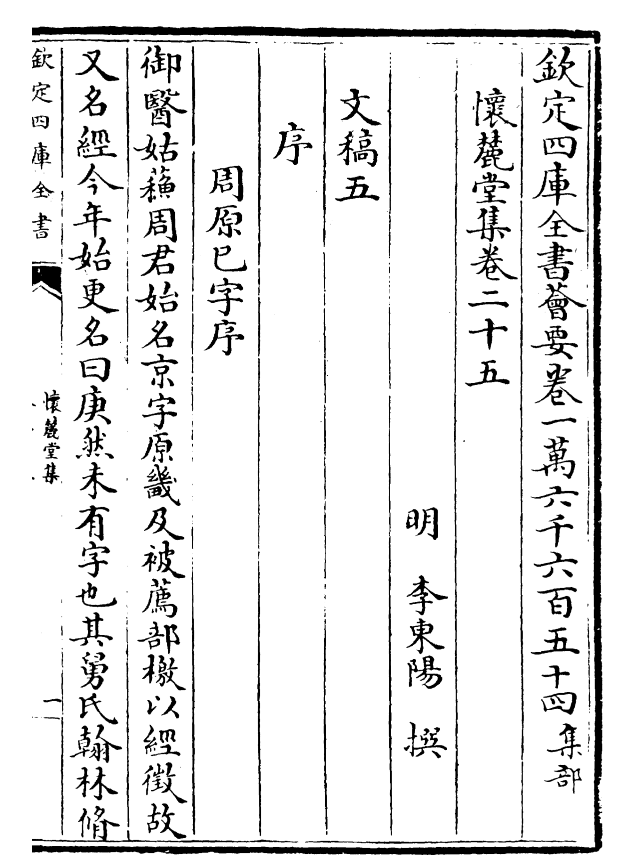
#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四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五

序

周原巳字序

御醫姑蘇周君始名京字原畿及被薦部檄以經徵故又名經今年始更名曰庚然未有字也其舅氏翰林脩

撰吳先生原博字之曰原已蓋以舅氏之稱已習故因其聲之近者為之也夫庚之于五行其屬為金庚者堅强之貌象萬物庚庚有實又釋為更變革之義也已之屬為土屈曲包容象萬物避藏之形物之象藏則歸土土所以藏也五行之理有生有尅生原于所養而克原于所制已者庚之所由以生也然而洪範五行土居金後禹稱六府亦以木土從金蓋言形則微而後著言用則制而後成推十干之說則先已而後庚者言理也故

曰理紀于已復更于庚蓋非已則無以為庚而至于已亦有不得不庚者天下之理過中則變自甲乙至于戊已而終天地生物之意于是焉而窮窮而後變故庚者秋冬成物之氣自生而成者所謂庚也夫既知其所原而又知其所變天下之事豈有不成者哉以之為學則守而化以之為德則誠而明明而動動而化以之為功業則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庚已之義亦于是焉備矣予又聞諸易之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丁寧于事

之先而揆度于事之後則其為變也其容以茍乎哉原已雅善古文歌詩而志不離道思有以進于古夫名與字亦更之一事由是而日新之其成也孰禦焉予與原博故託交原已而得其賢于庶吉士陳君玉汝為詩乃序而贈之

## 贈御醫錢宗嗣序

丹徒錢宗嗣以醫名江南名震京師為郡太守所薦隷太醫院籍頴脫儕輩禮于公卿下及里巷皆爭為延接

尋被選供奉內局以姓名見錄上遂擢官爲御醫蓋特
命也夫醫之言意也脉絡有道氣候有數土地有宜藥
餌有法不以意推之則數者牴牾而不能相通故張仲
景之論方術說者謂其不宜于東南陶隱居之論藥物
說者謂其獨謬于西北郭玉之治病每盡法于貧賤而
自謂不能于富貴張子和以攻擊爲法朱彥脩謂其可
施于有餘而不可施于不足夫專門名家者猶不能盡
天下之藝今蠡測株守槩而施之以有限之法應無窮

之疾未精其所已知而取必其所不能噫嘻亦難矣然必通髖髀之理而後可以爲危明尺度之分而後可以爲梓諳坐作攻守之法而後可以爲將不知夫天下之常者豈復能與于變哉宗嗣之學吾嘗聞之矣于其書未始不讀而能推以意形色證候之大居起飲食之細參究互用擿抉攻伐巧發奇中者往往有之故其在物議君子謂之不愧其名在國事君子謂之不瘝其官然宗嗣宜有進于此者葢南歴江湖北登川陸貿諳藜糗

之味而貴識膏粱之性見愈多則試愈習其視居一鄉試一邑者功殆相百也人之材藝亦係于所用如此哉予嘗病天下之藝未復于古而醫為甚宗嗣其有意乎吾將望之矣大夫士之徳宗嗣者皆喜其得官中書舍人楊君應寧其尤厚者謂予于宗嗣亦不薄請有以張之于是乎書

壽羅母陳太宜人七十詩序

太子洗馬羅先生明仲之母封太孺人陳氏以今年四

月九日初度壽躋七十而明仲適以五品滿三載再膺
太宜人之命大夫士與明仲遊者為頌禱之詩若干篇
予同年進士在翰林者十有餘人凡為翰林官僚之屬
又二十餘人而親在京師者惟明仲及予二人而已于
是摳衣執爵操觚翰之役以從賀事不敢在諸君後乃
僭而序之初羅氏與楊文貞公異姓同居明仲之先封
君實綜家政太宜人禮均諸婦居京師賜第幾二十年
封君既棄養侍楊太夫人于泰和數年而還羅氏及明

仲以翰林脩撰歸省迎養而來又十有一年于茲矣夫士仕于朝雖有父母之養不得顧或就養于官而風氣土俗之異亦有不相適者太宜人之再上京師也舟安坦途油然如赴其家既其久也子姓之蕃育姻戚之交親怡然如居其鄉官封色養優游泮奐于榮名壽域之下蓋人之所僅有焉者也夫文貞之學實成于母教官秩之贈有祿不逮養之憾焉雖寵遇極一時勲名滿天下而父母之養乃有不能自遂者若明仲之宏材舊學

方益隆孝敬以輔導儲德又將以登華陟要贊聖天子休明之治而太宜人之壽足以待之安知其功業不能上媲文貞而家慶過之也予從明仲久頗才與地皆出明仲下喜其家慶之美而以遠且大者期之若懿德雅行太宜人所以致福於天者則詩人頌之禱之之義已備予雖能言豈有加于諸君哉

送履菴

予辱履菴蕭先生文明爲忘年交時履菴尚未第而其

清詞妙論橫絶時輩每入較藝輒為有司所抑而韜晦涵蓄未嘗作不平語及取進士為諫官悃愊忠懇孳孳奉職惴惴焉惟負國與民是懼雖勢位烜赫未嘗挾以為驕其所交際傾寫披露言可質情可信雖窮達離合事異時殊而恩誼多至久而不變以予觀之葢二十年猶一日也比者擢佐鎮寧當遠涉荒服萬里外命下之日即飭妻子治行具怡然就道若赴東西隣者于是一時大夫士隱然知其賢益信其平生而與託私好者亦

不敢戚恱效兒女子態為履菴耻乃賦詩以道其行予惟君子之於天下必有常志定力然後能居常處變而不失其正故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患難則行乎患難茍中無所主則隨事觸物皆為所動利則趨害則避豈復知有罪我者哉故觀人者必于其忽微而知其久遠于其平居無事之時而驗之于倉卒不偹之日履菴之賢吾得之深矣或者乃謂今之諫官雖貴且近而責任甚難舍此就彼宜若釋重負之為

快者是豈吾履菴之心哉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有職焉無所用而不盡有命焉無所往而不受此則履菴之心推是以往雖躋廟堂登台輔其視今日殆無以異也履菴其賢哉履菴伯子鳴鳳夙敦孝養其鎮寧之命實操几杖以從事婉容順志無矯彊抑欝可憐之色履菴誠賢哉觀其所為敎則益可知矣贈履菴者多及其父子間事予故彚序之而贈鳴鳳者尚多則别為卷云

寄鶴溪潘先生詩序

鶴溪潘先生歸自莆陽既闋服遂馳奏于廷請致太守事葺舊屋數楹徜徉溪上作招鶴之辭以自寓好事者傳之京師予甞與客五人會于其從子時用獲其辭讀之客于先生無問識不識甞傾慕風采欲倚歌和之而調高興遠不可復續乃為聯句一四章而各和一章以寄其遐思大夫士聞而慕者亦各和其一合和章如聯句之數與予所和末章有不能盡于先生者又疊為一章既乃彚而書之為一卷嗟乎隱與仕之相遠也久矣

詩思在山雖盛世之言亦不欲聞接輿歌而過雖聖人欲與之言而不可得吾曹以城市之迹乃欲與高人遺老酬酢乎山林之間其不為先生笑乎先生之學在于行道濟時取科第歷郎署以至一郡葢嘗焦思瘁力惟恐一職之或隳一民之不被其澤功成而去亦其時然耳先生豈果于忘世者哉或者以為士之出而隱者亦必真見夫外内輕重之辨而後能形之乎其言如四皓之紫芝歌陶淵明之歸去來辭皆出于其所自述是故

被簪組而談布韋者亦難矣予嘗接先生言又見其所為書翰又于是焉求之先生之志與行雖非予所及亦不可不謂之知也而又何傷乎或者又以為韓退之序李愿歸盤谷蘇子瞻記張天驥放鶴亭當仕而論隱蓋其見實有超乎彼而後能然先生之賢過愿與天驥遠甚而今之世亦無所謂韓蘇云者詩之作安知其不為嚬也是固知先生之粗亦豈知吾慕先生者之深哉觀山者必仰其為高望海者必嘆其為大不以未至而廢

慕也彼山與海者何心哉若曰是徒仰且歎而弗躋弗涉無所益乎慕此則吾所愧乎先生者而亦不敢以自廢也詩因是辭而作故多稱鶴溪事云

城南登高詩序

成化庚子九月九日工部主事蕭君漢文登高城南會者翰林脩撰吳原博陸鼎儀侍講李世賢檢討張亨父庶吉士陳玉汝兵科給事蕭文明兵部郎中陸文量户部員外郎白宗璞部文敬御醫周原已鴻臚簿凌季行

紹興推官蔣宗誼分杜牧齊山詩二句為韻各賦一詩春坊諭德張啓昭監察御史翟時用不至各補一韻詩成次第登卷卷留亨父未錄而亨父卒漢文乃補作一篇以寓悼歎明年季行又卒時宗誼改金華時用廵雲南文明出為貴州州佐而漢文亦有雲貴提學之命欲追前約而未得也乃授卷屬予序之是日也予使歸南都汎江東下因與羅洗馬明仲覽山川之形勝嘆朋儕之遥隔為詩賦以寄意諸君在京師亦念及予予歸一

年而諸君聚散迭興至有不可作者古所謂二難四美信乎其不易得也孟嘉龍山之文不得于世蘇子瞻慕而補之此猶曠世相感興同而情異謝無逸誦潘邠老滿城風雨之句慨其不作續為三詩次遊生死之誼雖欲已之有不可得者矣漢文之于亨父固亦有不可已者夫抑吾聞牛山之泣晏子以為方恤民事何暇及此新亭諸賢覽景流涕王導謂當致力王室有官與民者固不宜以外物為欣戚也今諸君遭盛世居顯位而漢

文亦職風化激揚萬里外是固夙夜勤勸之不暇又悉光景時物之足傷乎然朋友交際始于晤語談咲之情而極于箴規輔翼同心僇力之義則固有不能恝然于此者乎予于漢文諸君之詩其亦有不可已者夫

朴菴詩序

朴菴者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公所自號也公家固有朴大數十圍高可三四十尺公曰吾愛朴朴合吾性且先世以朴遺我我曷敢不識因號曰朴菴越數年朴

燬于火公盆植數百株以存故物及官遊京師歲屢易官屢遷其所植朴皆暢茂如故朴而蔭覆所及不啻數十倍公曰是亦不可以不識也乃徵同朝大夫士爲詩若干篇而屬予序之夫朴木之質者也華不爲桃李效不爲杉梓馨不爲蘭桂而高可仰廣可蔭堅可倚巍峩蓊欝獨守而長存有君子之道焉世之人多貴華而賤質故朴不用于世而其名莫之或傳然則非性同而質類雖强之使好亦有所不能矣公自先朝至于今日膺

異寵都重位可謂盛矣而服食疏簡居室儉固不忘窮約之志其將為天下之大朴乎孟子以喬木論世太史公以種樹比德萬氏之朴蓋世守矣及公身致崇顯以茂其家而蔭其鄉由今暨後其勢有不可遏者則茲朴之燬而復茂也亦以彰公之功乎今天子開明堂治天下登賢選材小大畢集而公方為梗楠為松栢為梁為棟乃以朴名其身而教其子孫則其守益堅而澤愈遠矣且物之植于人者天實成之榮瘁開落有莫之為而

為者公之滋榮暢達承雨露傲霜雪愈老愈茂如茲朴也顧非天之所成乎使公端居職守藻華斂實全其天和而不變則所以遺子孫蔭鄉邑者亦多矣

中書舍人徐君壽六十序

一菴徐君維正居江陰世有族望以書拜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未幾得告家居乃成化辛丑壽六十十二月二十九日初度實今歳之除夕也其子鄉貢士元獻以予南畿所舉士方歸自省試擬于是日置酒會客以為親

歡且將捧觴豆操几杖祝百千歲壽則預馳書于予請為辭以壽一菴戒其使曰必得命而後返使者再歷旬日足及門者十數竟不得辭予聞古有三皇之世或一人壽八千歲或四人合四萬餘歲是壽者時為之也南陽之民或至百三十歲青城之民或見五世孫是壽者地為之也劉宏以陰德延二十四歲孫泰以陰德延至九十餘是壽者天為之也廣成子保精至二千二百老子脩道德至二百黄眉翁吞氣至九千是壽者人亦可

以為之也然則將安取衷哉時不可及已地不可求已存乎天者恒然而人亦與焉吾所謂人非所謂若人者也陰德陽報固理之常然不可必得亦非人之所自必者吾于其近且實者取焉孔子答魯公曰智者壽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則疾乘之居下忤上嗜慾無厭而求不止則法罹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而不量力則鬬戕之三者皆非所以為壽而智者不為故壽是非人之所得與乎然予又聞之王元之曰民之壽

否係君之政教君德尚儉民心返醇則不罹乎法我國
無外使民不爭則不戕乎鬬調律歷正節候五氣斯順
兆民克寧則不傷乎疾三者皆所以為壽由是言之則
壽者君為之也今以簞食壺酒與人則終身不能忘惟
天德帝力廣大莫測故有終身囿之而不知者茍能知
之則所以靈承而順受者必有其道矣一菴生明盛時
居畿甸内目不識敲朴之具耳不聞金革之聲榮名顯
秩安居腴養于山林之下而又恬雅康靖吉脩而慶積

以饗其所謂壽是得乎天者也亦得乎君者也養其壽而無害焉者也若元獻之竒才妙質取甲第躋顯榮者沛乎莫禦則一菴之所當得者豈獨壽哉元獻之所請者以壽故予之祝一菴也亦以壽且附論之而推其所當得者如此

送憲副李君提學浙江序

今年天下提學憲臣闕者五六人吏部以次簡擬可任者例以二人上奏請親擇焉最後擬二人為浙江憲副

則兵部郎中劉君時雍刑部郎中李君若虛而受命者則李君也浙江天下首藩憲副視僉佐秩加重故簡之尤嚴命既下朝論翕然稱為得人蓋雖未命而士望之屬君也久矣夫國家置提學之官兩畿則任御史諸藩則任按察皆以憲臣為之蓋教誨有師儒統領有郡縣猶懼其或弛也而是官設焉倫理名教欲其惇明風氣習尚欲其陶鑄綱紀法令欲其振舉文章學藝欲其程校進賢黜惡勵勤懲惰恬退有獎奔競有罰責之周而

任之重矣苟專事試章程而句校則侵師儒之職務法力尚刑罰毛吹而濕束又偏于刑獄之官本末鉅細畢舉而就任之然後善于其職又必本諸身而為之有德矣而後可以為表率有藝矣而後可以為剛範私不我出而後可以杜人之干謁過不我蹈而後可以懲人之罪咎凡天下之事皆然而責周任重者之為急也君識見超絕學問宏邁練政務精律例于凡曲直利弊皆燭照數計乎其間而又清謹廉靜重名節忘勢利底裏洞

徹久而不變是其中之所存既足以敎令乎人矣然則領大藩膺峻秩當天下之所謂重任者非君之宜而誰宜哉今之論是官者或謂其爲剩員泛秩無與乎學校之務此雖過論或亦使之然者君其竭志致力以彰朝廷簡命之明符銓曹擬擢之當慰士大夫屬望之厚使天下益信是官之不可無而任之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則君之行豈特爲兩浙重哉予君之知已也因君諸僚佐以言見屬故爲公論道之君契分之深情誼之篤則

形諸詠歌載諸卷帙與凡所與遊者共之以畀吾私云

尹氏譜叙 為漢瓊作

家譜非古也古者巨室大族系有圖上之太史太史藏之故本紀世家皆有可考而副藏于家漢魏以來書不闕矣迄晉尚門第顧陸朱張匹也猶下之入唐貞觀脩氏族志山東著姓例降一等主婿主妃皆取勲臣家不議其族然魏元成房梁公李英公皆盛與為婚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逮姓字錄改矣謂之勲格婚有禁矣仍

老不嫁弊自上者其流及下蘓氏譜所由作也亦猶行古之道也余奉命南還功德由舊歸溯其源不敢忘也時里婣尹漢瓊脩家譜乞余序余曰余讀史按尹氏之先出自少昊食釆于尹因氏焉疏伉有間矣余將說從何処抑聞之楊本虞叔之後為弘農郡而揚子雲吹律以揚別于楊自別一族為天水郡史遷世太史叙列古聖仁賢衆矣傳志書表備矣及族之仕于秦晉衛趙者字號爵謚皆不載今譜何例之斷乎瓊頓首曰否否畱

為劉不聞漢祖士會理為李不聞唐祖廷堅謂遠者祖而他人祖誣也遠不具論斷自唐開元思貞始其言曰思貞與宋璟同官刺史有直聲子二憶愔愔以學士領史職今浙龍祐粵東莞吳吉州楚漢川皆派也家茶陵者後唐不振馬氏割據長沙雄飛奉命討之封衡山伯遇田而居田火田嗣後岳武穆討曹成時彥德以斗酒犒師武穆義之扁其堂為一經堂其孫伯正仲正成進士官翰林再世褒然亦成進士至謙孫以解元擢上第

有虛心集宋史擬管行世請于朝賜明經書院入元惟嶽成進士復孫漕舉為紫微院學錄子正紀又與劉坦齋同科世未遠而系弗克衍譜之脩不容後僭攀一言不朽余乃喟然曰余聞余祖希蘧府君與尹復孫交最深尹之與李蓋不啻江左王謝淮北崔盧鄭也世婚姻不啻太原王清河崔隴西李也誼不得辭雖然尹之先立德立言立功悉數之難盡也今日者承歡服勞則敎之孝策名委贄則敎之忠冠娶妻必告也喪祭有制也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出有事業處有著述天下國家皆一經駐脚也余既篆尹氏四大字復過一經堂進父老詢明經書院舊址天之于斯文也文之在兹也書曰紹衣詩曰聿脩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在其後之人也予樂弁數言以觀譜之成

## 賀諭德程先生長子蔭武序

春坊左諭德程先生克勤既以尚書公之喪歸休寧朝廷特贈公爲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賜祭營葬葬既畢

克勤入謝朝廷念公舊勲復許官其長孫壎為錦衣衛百户得世世代壎克勤長子生六年矣刑部員外郎謝君文安及同鄉大夫士謂不可無辭為克勤賀屬予序之夫古者文武一道居廟堂則訏謨于其内臨戎授鉞則折衝于外惟功所在而致報焉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父子相繼不絶其禄歷代以來世殊而制或異我國家定亂以武致治以文文臣則禄其身而大者廕其子孫惟軍旅之功無小大皆得世代不徒世禄而又世其

官其念兵革之艱而錄戰伐之功甚重然武臣不得以
興文治之臣則內有兵部而外有總督叅賛皆得以兼
戎務焉故勲績顯著者或與于五等之爵而其子弟與
勞勩者皆得稱武秩比甲胄之士功益多而報亦重矣
若録舊臣既没之功蓋先朝已行之賞以廕再世而傳
無窮者又豈尋常恩數之所及哉尚書公始以經學取
進士居諫垣歷內寺外藩出領風憲入位台輔其在正
統末捍敵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潘夷寇天順初

廵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平山都長叛夷而最後叅賛南京留務謀謨獻納宣威力平暴亂者實兼文武之功生有寵沒有恤朝廷之報其身者至矣克勤舉奇童登甲第官國史直講經帷兼侍儲極其弟克儉以公廕國子生詩書禮義之澤亦可謂之盛矣而公之子孫亦未有以軍功廕者固有待壎乎鄭桓公之子武公繼為司徒善于其職于是乎有緇衣之風召康公之孫虎克平淮夷于是乎有江漢之推古之所謂世國世

家者蓋如此今克勤材望兼隆廟堂台鼎恢乎其有餘地而壎也又將有事于帷幄閫鎮之間其爲程氏之武與虎也可蕲矣予又聞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其後乃失之强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其後乃流于弱是豈貽謀者之過哉家之有訓猶國之有憲也今克勤父子相承文武並繼以延先世之澤而壎又將向學聞禮以文事飭武功如古所謂矢文德洽王國者則公之業寧有偏而不舉者耶予與克勤同舉京闈又同在史局甚厚

嘗拜其先公于堂又喜其子之獲一命不可以不書也且克勤娶于少保李文達公之女壎所自出今文達公之子士欽蔭秩尚寶而仲子士敬又以武功特拜錦衣百户與程畧相似予于是仰嘆聖天子之殊恩名臣世家之盛事皆世之所僅有者而適于二氏見焉故並書之

滄洲詩集序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于記述短于吟諷終其身而不

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謔語老婦穉子之所通解以為絶妙又若易然何哉若詩之才復有遲速精粗之異者而亦無所與焉杜子美以死狗癖語必驚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大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閉户之覓句者為工也是又將以為易耶以為難耶蓋其所謂有異于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能使人反覆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取類於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知其深奥而才足以發

之然後爲得及天機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繩墨而合者詩非難作而亦不易作也滄洲張先生于文無所不能而尤工詩縱手迅筆衆莫能及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鶩遠一字一句寧闕焉而不苟用晚乃益爲沉着高簡之辭而盡斂其峭拔奔洶之勢蓋將極于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蘇之詩在國朝必稱焉太史李廸合天下而言亦未見決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生同時居同地與相馳逐殆未知其孰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不爲

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以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云者云爾若其恬澹寡欲之心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于用天下之所為惜者豈止是哉予與先生同年進士又同官甚厚先生之卒其孤璉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得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獻以畱予家而靜逸亦卒因與謝方石吳匏菴二先生錄其若干篇為十卷文太僕宗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判桂刻于淮安書成屬予序因

爲題其篇之首先生名泰字亨父號滄洲累官翰林脩
撰卒時年四十有五

懷麓堂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丁芳菼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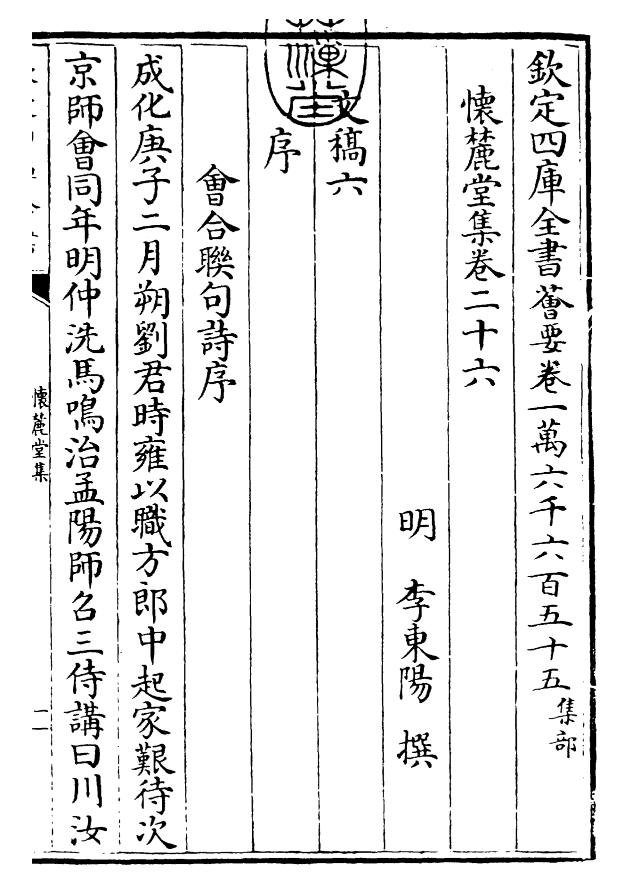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六 二十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鄒祚熾





懷麓堂集卷二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六

序

會合聯句詩序

成化庚子二月朔劉君時雍以職方郎中起家艱待次京師會同年明仲洗馬鳴治孟陽師名三侍講曰川汝

賢鼎儀三修撰亨父檢討及予於城東僦館予預為速客是日大風寒甚惟敷五侍講在告客無弗赴者觴再匝予幼子病得報亟歸諸君即席聨句得四首明日時雍次韻答客客亦次第和之予以子殤不及和和時鳴治以家艱去明仲之和也敷五亨父相繼物故皆感而形之乎詩及舜咨侍讀起家艱至又和之凡若干首為一卷時雍以予實主約乃不終會又不與聨句罰為序曰川為助罰予不得辭因憶與時雍同舉禮部入翰林

朝夕聚處及分曹限秩十八年來少者既壯黠者或化
而須矣中間以使命去以省覲去以憂去聚散忻戚之
不齊者蓋有感焉而況有大於此者乎故君子之交也
及年之壯可與進學及國家之閒暇可與脩職及朋友
之聚處可與輔善規過相其所不及則所以節勞養志
宣幽導和者雖一言一話亦足以相感發況言不足而
咏咏不足而賡和之其多且富若此哉他日學成功遂
隨厥小大皆足以自見乎世乃或優游田里感念疇昔

皆於是詩乎覬之亦可以考見其一二矣若忻戚聚散人事之不齊者固情之所不忘亦豈君子之所屑屑焉者哉而或者以為嬉遊豫樂之具則過矣

## 蕭温州輓詩序

海陽蕭君伯鉉守温州以疾乞歸廵按御史及布政按察二司留弗得乃白于吏部而許之歸無何卒温人思之致賻於其家越三年君舊寮山東按察僉事劉君叔亮及其鄉人行人陳君某念君無子以死悼惜不置倡

諸大夫士為輓詩若干篇而屬序於予予蕭君同年進士也君在官賢予知之為工部主事總遵化鐵冶事晝草宿獘完舊所逋課若干改户部主事進員外郎督徳州軍餉明出納嚴禁令庫廩門垣百廢具舉使江西福建督諸官賦廪食外餽遺無所受其在温州雖未閲嵗而施設措置民飲其恵者亦多矣二君復為予言君未第時尚義氣輕施予居逺泉水出家貲為井鄉隣利之偕計北上有夫婦同附車者其夫間後至則車已發婦

頗少艾倉皇無依君視若己女居起食飲悉置以禮遂使同行者皆敬憚不敢少褻焉及抵京夫始至婦泣告曰微蕭公妾死久矣酬以金帛謝不受盖其平居所養已如此而予不能知也嗚呼人之善必有所憑藉而後顯或以時或以地以人或以文字歌咏其無所藉而傳者盖未有也如蕭君未遇時事非託於鄉黨寮寀之舊則雖聯科第同朝著如予者且不及知而況其他乎知之而不使其傳則予之愧二君也盖多矣故特書之若

善而不壽且無子此道路者之所同悼加以交游知識之厚歌辭咏嘆之屢子之悼君何以異於諸君哉君名鼎伯鉉其字卒年四十有二有女三人以弟鼐次子為後主其祀

黄氏族譜序

黄巖之黄氏自昭武鎮都監緒兄弟為三族惟都監所居洞黄族有譜至十四世孫松塢處士公尚脩之其子職方主事彦俊又脩之其孫文選郎中世顯又增益

例考其居址墳墓婚姻甚備附以誥勅詩文徵諸大夫士為序跋合若干卷而復屬予序黄氏自宋太史庭堅自序已不得其詳元文獻公溍益加考據亦竟莫知所定今諸公所據者是也盖漢唐以来黄氏自江夏為八郡在閩為晉安宋以後黄氏自金華分五大族而在越為剡今洞黄在五代時由閩邵武徙越黄巖黄巖去剡數百里且都監之居實先宋世則於金華無涉焉邵武去晉安亦數百里謂其同望江夏意雖近之然不可必

也夫自宋歷元纔二代已有不可知者昔五帝之世顓

頊軒轅金天之傳可盡論乎為洞黄者茍存其所自出

無忘都監足矣譜系之學自五代之衰朝廷始不以定

流品士大夫始不以通婚姻官局私書一切盡廢而洞

黄之徒實當其際宗泒之不詳也固宜時在天下若黄

氏比者亦多矣然自是以来黄氏之統繼支續以至於

婚姻卒葬纖悉備具若指諸掌亦可謂難矣國法不備

則天下之氏族皆莫知其宗家法存則雖至於十餘世

之久數千百人之多而不亂豈非存乎人而然歟家之
為業必創焉而後能啓守焉而後能繼維持振舉焉而
後能久自德業規模之大及乎譜牒條教之細皆然都
監公避亂世得善地可謂能創十四世之傳其守亦善
矣松塢職方重脩累積至文選君而益盛其子進士俌
又起而承之玆譜之脩其兆可徵也况其孝友清白之
澤有重於所謂譜者乎譜之法尚親而舉重以其簡而
易傳也夫苟得其人以傳則雖詳不厭然內方合諸族

外及羣黨熏備衆義若茲譜也者以黃巖傳之奚患其不能也耶吾固曰為洞黃者無忘都監足矣洞黃云者山深廣若洞黃族既望邑人因以姓稱其地云

送廣西按察副使林君詩序

吳人林君朝信以監察御史擢廣西按察副使兵科給事陳君玉汝置酒蘇州巷官邸會諸蘇人為君贈行予與洗馬羅先生明仲與焉與者二十人玉汝摘蘇子美餞裴端公詩四句為韻其詩曰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

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丱年葢玉汝與君同里閈為髫丱交雖科第先後而游處不絶者二十餘歲所謂丱年佩服者也玉汝仲子鑰實聘君長女同家於官歲在辛丑醮於季冬之月所謂眷也是日之會客未至而筆札已具一觴而韻分再酢而詩就所謂初筵也廣西為國南服按察與布政並置官聯禮敵為一方之長雖稱南伯可也然則是詩也其殆為今日設乎夫君子之志未嘗不欲行乎時故其交也亦必以徳義勲業相期勵非

苟為慕悅而已今君起布衣官至四品橫金衣緋乘驄馬出巡萬里外而又奉官檄還鄉里揚厲光寵拜家慶於二親之側此行路者之所嗟羡無俟乎交際之好媚戚之厚也若地方千里屬吏數百其衆至數十百萬操法律號令而臨之揚清激濁善有賞惡有罰惟所欲為而莫吾掣此窮居之士撫膺扼腕莫能以自遂者而為之又非同志者之所樂哉夫苟不以貴富榮寵相慕悅則吾之所望彼之所以副吾之願者誠在此而不在彼

也予觀君與玉汝文章義氣爲好至忘形迹及爲婚姻禮不過書幣羞不過榛栗敦朴守儉皆流俗所不能及是豈徒慕悦於外而無所望乎其大者哉君之行能如杜詩所稱盛名當業城兵甲安井田者庶不爲玉汝負而吾輩之餞亦與有寵矣故予既賦所分韻復爲玉汝序之爲君贈云

應天府鄉試録序

成化十六年庚子秋八月癸酉應天府鄉試録成蓋自

奉詔以來凡二十有六日而試越三日再試又三日三試既試之十有一日而畢錄諸中外臣名在執事者三十有六人士之中選者百三十有五人文之尤粹者二十篇而成臣璟既序於前矣臣東陽謹再拜序其後曰昔人有言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王畿者中國之中尤教化所由始堯始百姓舜始五服文王始周南者地之近也近必先久則益以深故天下莫加焉臣嘗以為西北之人才京畿為盛東南之

人才南畿為盛葢嘗觀於南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盛德大業之所興一時雄才傑士建功立名之所起靈氣在山川風霆雨露在萬物仁聲義烈之在遺民故老者昭然如一日太宗文皇帝定都於北宫闕臺署兩存而並置以為億萬載太平之業故人物之魁傑文章之深厚論議之宏偉其視沛豊汾晉弓矢甲冑之雄者相萬也於戲休哉士之才猷德器必造而後成今國監在兩京府州縣學徧天下冠裳絃誦者彬彬輩出非孔孟之

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臯夔伊傅之功業不言志
乎氣感上求而下應取之乎筆札文字之間而得其精
神心術之妙有不謀而合者觀於近而天下可知也是
又非累朝列聖偃武脩文之化曁我聖天子甄陶樂育
之明效哉然益以見皇祖之澤遠矣自科舉之法行天
下之願仕者挾經而抱藝雖遐陬僻壤衡鑑所在皆起
而趨之况教化所始王畿之近地哉况天子所命左右
侍從之臣以莅乎其事者哉大則公卿輔相經邦弘化

之功小則諸司百執事稱德宣力之寄天下所厚望焉者也盖必保名檢樹功業而後可稱盛世之才奮志倍力以率先天下而後可稱王畿之秀不徒為富貴利達以為身羞以貽為國者之憂而後可以稱學校科目之士然則士之負於天下亦重矣故相與朂之以觀其成

送邵文敬知思南序

宜興邵君文敬與予交殆十年語笑款洽辭翰往復議論相出入久而益親遊必聮騎燕必接几席動窮日夜

每一過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以為常當其情興交洽雖有他故不復顧憶及夫戰酣角傒惟意所得一時之樂殆無以相易也今年秋君被擢知貴州思南府報者至人皆歎且惜之曰郤君奈何作郡縱使作郡奈何置此數千里外盖無間疏戚邇遠識不識皆然而况久且親如予者哉然予恒謂士之自養必一窮達齊得失而後可以為士故凡事有不當意者未嘗不自制不以動其心君不以予為可棄若深有契乎此者盖其所養之

定乎中久矣今官至四品地方千里有民社之寄是亦何歉於君而顧以之動其心乎獨人才之在天下小大繁簡各有攸宜柱不可以摘齒馬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不可以錐屨徑寸之珠不可以彈爵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量則物不費而事各有濟是故天下之才當為天下惜之予於君雖不為私惜亦難乎其為情也且令天下之藉口於文士者非以其長於辭藻而短於政事乎思南雖僻且簡所謂民與社者固在君其悉志殫

力化椎𢍰為冠組治要荒為侯甸又以其餘者待用於天下使天下之人信文士之可有為而用之者之有未盡則予言之於君亦驗矣若君能詩工書通經史多材藝則天下固多知之奚待於予言哉

## 忠安録後序

忠安録者我胡忠安公子錦衣君為公録也始録誥命諭祭及御製歌詩若干篇次録碑誌銘狀及哀輓之詩又若干篇而公所著律身規鑑及歷官歳月皆附焉嗚

呼觀是録而公之履歴眷遇福壽德業之盛可見矣盖
公履歴之盛為在朝幾六十年位尚書者三十餘年累
奉密命轍迹遍四方十知禮部貢舉天下之士皆其所
進眷遇之盛為賜坐便殿天子呼為先生而不名賜田
賜第賜叛人家屬賜白金圖書印及告老而去又賜勑
給驛官其長子一人福壽之盛為八十三而致仕八十
九而考終兄弟偕老子孫蕃碩有出乎五福之外而凡
人之所恒有者不與焉合數者論之殆國朝所僅見前

古之所罕聞者嗚呼其可謂極盛也已矣夫福之在天下必其人之功德足以自致然後能饗乎其身故食而怠事能薄而受上賞者必有人非鬼責為造物所厭棄斷乎不可誣也若公以宏才偉望為一代元臣永樂間保衛儲輔宣德間決策討賊正統間留守京師景泰間請許敵和以圖迎復其功尤大其餘咨諏獻納斷大政決大疑勲業在朝廷陰德在天下者葢不可數而計也則量公之功校公之德豈泛賞常直所能報哉然公之

自處也謙懷儉執蹈實而守恒檢其身常若或怠敎其子弟惟恐其或肆雖寠生窮士未必能之而志滿意極者之所忽也公之福盛於身以及其子若孫者不又在兹乎嗚呼觀是録而公之所自致及其所自保者皆可見矣東陽晩進嘗一見公賜第時在童稚未能仰測公德於萬一今繼娶于公之外孫從錦衣君觀其所謂録者謹序述其概於後公長子名長寧錦衣鎮撫後公數年卒今錦衣君名𥨐谷公次子官至指揮僉事賢而通

# 青岩詩集序

夫世之有文獻大者關天下次者關一鄉而小者關一家其政行風教可考而知也故國有史冊鄉有傳記家有譜乘又往往見諸制作著述之間史傳及譜挈綱而舉要勢不能以概天下獨其人之所自述作則凡志操功業之詳皆得備見而無所遺焉然以天下之大古今先後之邈且久則其詳者勢亦不得以盡存必辭暢理

達然後可以自見乎世故古之君子有立德立功立言言雖細亦世之所不能廢也說者又謂必為之先則其美彰必為之後則其盛傳故所謂文與獻皆繼世者之責及其至也則雖門生故吏不得以佞其官長鄉黨之子弟不得以諛其先達而況子之於父孫之於祖哉故文獻者可以觀世矣予於青岩王先生之詩竊有感焉先生待制忠文公之孫博士公諱紳之子博士嘗從宋太史游與方遜志為友先生為遜志所教見許以女壻

其難之及也實嘗周旋其間文皇帝念忠文死國宥先生於逮繫且欲用之而先生以疾歸所編有皇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真西山文章正宗而所著詩尤多君子謂國朝文獻金華為盛王氏於金華為尤盛盖忠文之文章節操闗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閦業如博士公者非適為鄉里之望也若先生孝義清白不失世守而所謂詩又和雅冲泊粹然不戾乎正亦豈獨一家之範而止哉然則雖其詩亦不可以不傳也先生之子中書舍

人汶輯其詩數千篇鄭義門諸老間為選訂中書君在南雍又屬令太史吴君原博擇其尤粹者此集是也中書君既謝病歸將鋟梓以傳予慕王氏文獻之盛又信中書之賢非誣其親者也故序而歸之先生諱稌字叔豊别號青岩贖樵曰孝莊者門人私謚也

送户部尚書翁公致政序

君臣之際亦重矣委質而任之盡瘁而為之左右服事不敢愛毫髮之力及諫有所不行義有所不合雖得罪

以出而不敢避至於年高力倦奉身而退雖其君留之而不可得盖未嘗從諛以為忠貪位戀祿以為勤進退之義有不得不然者若君之於臣徵求簡擢如恐不及雖在謫遠不忘甄録及其老而去也固不欲彊心志勞筋骨惟其願之從而又有加其資秩給其俸祿優禮而寵異之者於是始終之義盡然相得之難而相失之易從古為然求其進退始終兼盡而兩得者盖間世而一再見也戶部尚書翁公以先朝進士為部屬已赫赫有

時名勘災南甸蠲公稅發官廪及為工部侍郎請蠲蘇
松歲織綵幣出知衡州府代民輸賦若干令天子嗣位
遷江西左布政使禦流賊通邊餉擢都御史巡撫山東
救荒之政為多入為户部侍郎以至尚書總京儲掌部
事夙夜籌畫凡朝廷財賦大計皆倚重焉比歲以疾乞
歸疏再上天子勉留不許今年公六十有九則歎曰年
至矣復具疏備述宜去狀辭愈切疏入三日乃許之而
猶難其去特加太子少保賜勅給驛令有司月給米二

石歲給輿隸四人以為常近時以大臣致政雖間被恩數未有若是盛者也公發科登仕四十餘年攄志竭力固已自效於天下其間得罪而出不少顧避年至而去又無幾微眷戀乎其間揆厥進退無愧乎大臣之義矣若選擢於筮仕之時徵名於既謫之後體貌之典又加隆焉則朝廷之所以待公者亦豈尋常格例可擬於萬一哉夫爵賞之典始自朝廷而大臣者以其身為百僚式者也聖天子奬恬優老於上賢大臣守禮秉義於下

皆天下之盛事而并於今日見之於乎難哉竊聞富丞相弼居洛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趙參政概居睢陽集古今諫諍為書以獻公之歸雖遠在南服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宜未能一日忘於懐也若屣脱軒冕不復闗天下事此逸民隱士之所為賢豈大臣所以自處者哉故欲知公者求之富趙二公可也

送邵國賢詩序

進士邵國賢之知許州也朝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

歎且惜之曰國賢奈何作郡國賢刻意經史工文翰不習書簿不宜作性沖簡好靜不與世故相涉不宜作體質臞弱殆不勝衣不耐居起不任於跋涉奔走之事不宜作然則國賢之不免於郡者其固以是耶令明習律例不泥於章句篇翰之藝則謂之才諳人情達事變不限於小廉曲謹之節則謂之通披豁軒舉不為跼縮拘滯之態則謂之奇偉彊力是三者要可臺諫華可曹省無所嚮而不得此今日之輿論莫有能易焉者也若翰

林以制作為職中書以揮染為事行人以奉使宣令為務則令之所謂閒官散地不必是三者而後得如國賢者而亦弗得焉何哉予嘗言天下之才當為天下惜之梓人之用木必曰此可以梁可以桷玉人之製器必曰此可以瑚璉此可以珩琚以此易彼雖才且美不適於用而況指擿之訾議之蔑其有餘幸其所不足以自棄其才而不恤者獨何為其情也然亦有說焉勞者愛之方也詘者信之勢也操矢者必戢而汲之然後可以致

其遠治劍者必揉而晦之然後可以發其耀造就成全之術抑或有當然者邪然則今日所以處國賢者固將為天下惜之也若匡衡之文學不以緣飾吏事不過為書生陶侃之才略不施力於兵革不過為豢養之子弟士之自處亦烏可苟嗜暇逸屑屑於文字間哉州之職縣之所仰藩府之所責成其政甚劇許當道衡方困於旱膜居者傷殘而流者尚未復殆所謂盤根錯節者也國賢勉哉拯菑卹患鋤強植弱徧于一郡而浹於齊民俾

人知文士之適於用如此政之不繫乎貌與力如此亦以見予之言非私於國賢也如此國賢勉哉予在場屋以文字知國賢久而得之益深予之惜之有甚於人人者故輯諸君所賦之詩序以贈之

京闈同年會詩序

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試者百三十有五人越數年或舉進士列官中外或業太學或各歸其鄉升沈聚散蓋有不能同焉者矣乃成化丙申冬至日兵科都給事

中四明章君元益合同舉之在京師者會於武學之署得四十有一人焉會既成謂不可以無紀因析邵康節冬至詩為韻各賦一詩而暗其一以為序予時助祭園陵不及與實當暗數故諸君以序屬予詩未悉成予亦未有以復也又八年甲辰翰林學士錢唐倪君舜咨始輯諸詩及增其未就者成卷謂予曰序不可以不成也今科舉之制由鄉以至於禮部禮部之舉必同籍於朝而後散處故同年之會往往有之舉於鄉者一聚輒散

至有不識其面者既其久而聚也或已忘其為同年而況會乎且天下之士分藩而舉故凡郡縣之統於一藩者其勢皆可以為同若京闈之舉則不啻都邑京校之士而四方之游國學及諸司之有官籍者皆與焉故舉雖同而勢不易合京闈同年之會殆自今日始也茍有所限則雖一藩之士亦有郡邑之殊不待如所謂京闈者茍有所通則雖天下之士之會於禮部者亦不害其為同而況於一京闈之間乎蓋所限者勢也其所通者義也同年

者同時而出同途而進實兼朋友兄弟之義而有之有事則相與以成有過則相規以正漸磨淬厲各求無負於用世之志與用我者之意而已若交際之勤厚禮文之繁縟皆情之所不可無然亦其細事末節無足以深論者而況并此而失之者乎而況有甚於失焉者乎夫言者心之聲也君子必於是而觀人觀人者不於所勉而於所忽故凡學於家而陳於有司者固未嘗不以正進也及其志滿而意得物逐而氣移舞蹈歌咏之際蓋

有不自覺者而是詩也皆不戾乎正則吾同舉之士亦可以觀而所謂相與以成相規以正者宜無負焉耳矣姑序其詩而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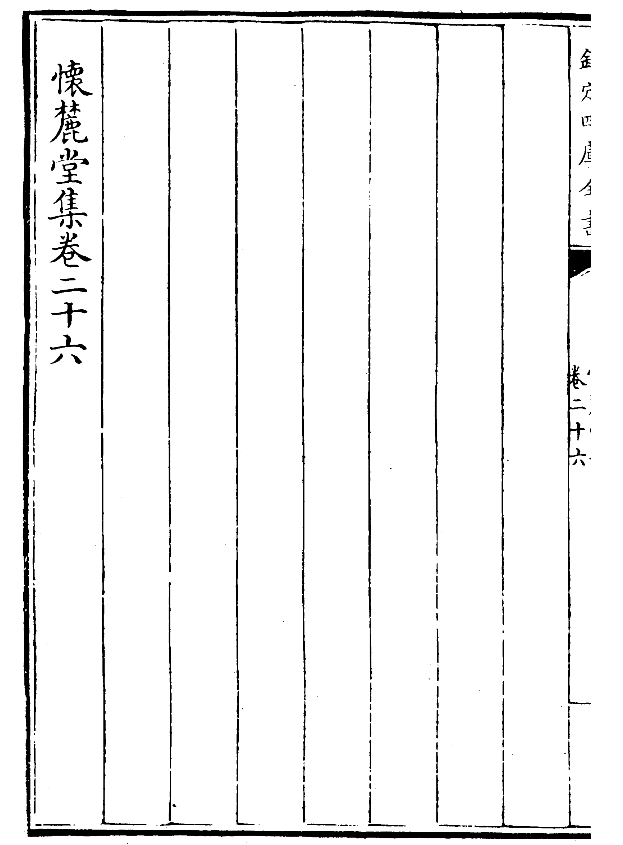
送福建參政劉君詩序

才之難其信然哉餘於材或歉於量碓於自立或未可與權取給於事功或離道背德而莫之顧事事而求之時時而驗之內外之相符終始之不少變者蓋千百一二見而已吾友劉君時雍為職方二十年凡將士勇怯

名籍多寡地勢利弗利皆極諳熟内具章奏外馳簿檄
頃刻數千言皆援古義酌時宜既不失正亦期於濟用
此固人之所難能也自授官以来官長屢易知君者或
移牒改除或奏請增置殊好異尚者雖時有牴牾亦卒
不能舍君而他若位嫌地偪或不相容君以雅度弘量
避名讓善之不暇及其久也嫉者消忿者釋競稱其為
賢無異辭此又難也然猶有甚難者當賢勞時物論騰
播於是有挾勢假義以尊官重位餌而致於其門者君

遜謝却避惴惴焉惟墮坑落塹是懼及循次擢福建參政人皆惜君而君躍然若釋重負以去此非人之所甚難哉故予於君雖不敢為佞未嘗不私歎竊慕以為不可及也夫古之人知才之難也必處之以難荷之任責之以難為之事職方之地亦盡君才矣今雖以福建大藩參政髙秩亦不過一方事君之行顧亦有不盡其用者乎抑予所謂難也世固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得之淺而遺其深者乎然制患於將然者易圖事於未形者

難今福莆泉漳之地外接倭夷内雜海盜而兵備久弛政弊尚未除非得藩臬之良雖有賢守令彊將士宜無所用其力夫使一方靖則一藩皆安一藩安則東南諸保障皆賴以無事矣是其地非不重而其事亦不可謂不難非君之才其望之誰也天下事尤有難於此者請於君之行試之惡可遽為君惜哉同年進士在翰林者皆賦詩為君贈而予於君尤深故序之


懷麓堂集卷二十六

懷麓堂集卷二十七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七

序

贈右諭德謝君序

儲宮之有左右春坊猶朝廷之有翰林以講說道德制作文章為職地位清秘聯華並峙其有遷轉則視其班

級高下或相出入或相兼攝以為恒制而臺閣之選皆於是須焉其在春坊為大學士為庶子為諭德皆秩五品階大夫與翰林諸學相埒必累考屢遷而後得與惟以狀元及第為修撰者九載一陟輒遷諭德最為超擢然狀元名地禁峻多不俟滿考而陟近歲始稍稍有之故雖一陟五品人猶若以為滯於是知春坊之職固重狀元之選為尤重也餘姚謝君于喬以成化乙未狀元在翰林為脩撰甫九載陟右春坊右諭德初君廷對時

所獻策明白正大得告君之體臚傳陛引之際儀觀脩潔氣宇凝重公卿以下莫不目屬以為遠大器故其陟也亦莫不宜之臺閣台鼎之望盖不謀而合也宋王沂公賦詩未遇時人已知其為狀元宰相世固有以文章占器業者君之陟寧直為今日賀邪夫宫坊之官固以輔翼儲徳亦以基太平輔相之業於天下者也故必徳純學正發諸文章形之議論皆仁義禮樂之宣著則其朝夕左右必有所感格規正以歸於道雖未見於用而

所以輔天下之治本者亦厚矣況由此而施焉其所沾被於天下可勝道哉說者謂治安之策言忠而道疎教本之書言華而要寡承華之箴言切而心詐君之賢宜擇之審矣安知其經綸密勿之業不兆於今日一論德時耶初君在翰林有乞文為達官贈者君辭曰是人方不為公議所予惡可以諛言說之竟不作推是以往則其他日必能持節秉義不為諛說亂行以負天下豈獨以文章占之哉予在翰林久知君為詳既喜儲宮之得

人又將為國家天下賀將有言於君君同年進士通政參議毛君秉彛實倡於六科請給事六部諸郎官為君賀而屬予以辭因次第所欲言者為君贈

林氏族譜序

福州林氏出光之固始五代時從王氏入閩代有令聞有諱比者仕元為福建鎮撫守南關元末寇臨城守義不屈闔門就戮遺一子陽依祖母郭於外氏故得免陽二子信任信美信任三子秀康壽信美一子文表諸孫

至十有餘人秀子玭玠塘康子瑨琳皆舉鄉貢而玭及塘皆舉進士塘為行人玭為南京刑部主事恒念其先世之湮沒危其家之中微幸其所可傳者而惴惴焉惟宗族散失是懼乃自比以下著為譜系以世傳附以家規以傳於家刑部君以予同年進士請為序嗚呼承傳之際重矣族有氏宗有祀家有業得其人而傳之乃可以久而不絶故聖人以有後為孝示重也然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小而札瘥夭閼之患大而兵革鋒鏑之厄有

不能保其必無者君子之心蓋曰吾之所不得與者莫能彊也吾之所得為者吾不敢忽也吾之德足以貽吾後吾之孝足以承吾前吾之法足以維持保護使之久而不墜如是而已矣林氏之先不可得而知矣及其遭變世罹奇禍以一人之身承累世就盡之緒岌岌乎千鈞之一髮可謂危矣及其傳世數百指貴顯五六人蔓延波衍愈長而未艾則亦可謂盛矣是雖傳與繼之各得其道要亦有得於天者乎夫以數百指之族存於一

人之身則其恩不可忘而其名字不可不識識其名念其所自存則所以保其業者不容以不謹矣是固子孫之所賴以傳寧獨非祖考之望於子孫者乎夫吾之兄弟皆知為吾父之所出則其情必親吾之伯叔兄弟皆知為吾祖之所出則其義不至於散由是而推焉則雖親盡服窮而喜慶憂弔之義有不能已者譜之作其亦重矣乎刑部君兄弟飫經學慎官操並聞於時而敬宗收族惓惓不置此可以繼而亦可以傳矣嗣其後者欲

引而勿替尚於譜乎覩之

賓山樓詩序

試御史閩人陳君文用世居城南大義鄉其面有山曰烟臺平山左曰袋頂右曰文峰環拱起伏文用之父抑菴翁欲作樓對之未就而卒文用既舉進士拜潮州推官便道歸乃為樓五間適與山對若禮迓之者其從兄江西按察使文耀名之曰賔山文用曰夫山者無情之物也而賔與主禮之所寓也禮施於無情可乎文耀曰

可也夫山峩其巔若高冠然豐其址若褒衣然其竦也若拱而立其安也若尸而坐其邇也若鄉而語於斯樓有實道焉蓋其風采脩潔如司馬長卿之一坐盡傾意度直率如王子猷之徑造竹所氣岸軒揭如汲長孺之長揖不拜草樹芬郁如荀令君之馨香累日而不去於此必有以處之勢疎而情親交簡而意盡要久而誼不忘如是而已矣若絲竹以遊則近於褻拄笏以觀則過於傲袍笏以拜則失於諂又可如陳元龍之於許汜卧

之於百尺之下哉今之人冠屨以交罇俎以權高門大廈朝可容駟馬而暮可張雀羅者多矣而吾山固在也孰謂有情者之不若哉然則禮而接之可也且可以儆夫世之不足禮者也文用閒而憮然乃作肅賔之歌曰

層樓兮兩扉君之来兮委蛇潔我席兮脩我儀我延君兮君勿辭迎君兮朝霏送君兮夕暉君不我兮遐棄澹終日兮忘歸又代賔答曰風簷兮露闥書莚兮夜榻我之來兮莫予或遏禮我兮燕我樓之中兮席之左朝榮

兮夕悴誰定其交兮其寧以我為可大夫士聞而和者若干篇文耀既捐館文用自潮以徵上京師念父兄所與禮者而脩好焉以其所得詩請予序文用方登高科為能官無暇乎所謂賔山者予亦居都城門第湫隘無容客地山不負吾而吾負山久矣姑序是詩而歸之

送畢驗封充淮府冊封副使詩序

吏部驗封員外郎畢君嘉會奉命充淮府冊封副使朝士大夫謂其與重禮沾榮命莫不宜之而能詩者贈之

以言予惟古者先王以禮樂治天下為諸侯者或封於
國都或仕於王朝封建爵命皆由上出若世子繼位必
入而受命童子當嗣則使大夫就其國命之凡侯國皆
然而同姓之國封則有金路之儀貢則有寶玉之賚郊
則有脤膰之賜尤其所厚者也今之王府即古侯國必
宗室而後得封雖内不通朝籍外不涉民事然恩逮小
宗王之再世專之以制詔之書備之以册寶之物可謂重
矣為之使者必以文武大臣而副之者非曹省之大夫

則郎官之侍從具名而後命御殿而後遣亦可謂榮矣則與於茲命者惡可以恒典視之哉夫所貴乎使者必其威儀足以聳瞻視辭令足以宣德意文學足以考據理道才略足以酬應事變而其大者則忠信節義足以持其身而不辱其君所謂重者不可不盡而所謂榮者不徒以自幸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賢如嘉會信宜乎所謂使矣且嘉會之舉鄉貢登進士也以禮經進其於禮無所不學而職在郎署邦國王朝之禮尤

究習焉遡厥所自遠有端緒嘉會之父朴菴先生以禮舉鄉貢歴教四學更訓導教諭二秩棄官就封予所及見嘉會之師佩之馮先生以禮舉進士自翰林庶吉士累官按察副使提學江西又予之所嘗締交者也今嘉會奉使地實提學所按而濟南故廬密邇畿甸還朝取道又得歸省其父母於家質舊聞告成事禮之教於是乎徵而禮之業亦於是乎成矣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嘉會一行而三事舉焉又可不謂之賢乎顧程期職務緩

急先後尤禮之不可紊者故予於嘉會先序其所以行而諸君之贈言者皆互見云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臨御之二十有二年為成化丙午戒諭廷臣用懲弗恪維時諸司百執事夙夜檢飭惟不職是懼乃秋八月實天下鄉試之期順天府請如故事上命臣東陽臣瀚為考試官臣等受命惟謹既入院與提調官臣玘同考官臣欽臣昌臣守經臣鉞臣濬臣華臣景元臣寅監

試官臣澄臣庠暨凡執事胥誓於庭曰今日之事各滌厥心勤厥務務得賢俊以稱聖心其有恣情以撓法者假公事以售私利者視為恒事細故苟焉以塞責者惟典法與鬼神在於是內外就列合赴試之士二千三百人試而中者百三十有五人遵制額所定弗敢過也臣東陽竊惟天下之政若禮樂兵刑錢穀各有攸司獨賢才乃致治之器庶政所由出古帝王未始不以求賢為第一事自鄉舉里選之後代殊制異與法隨議者謂考

廡失之謬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勢不得不歸之科舉顧其為法亦自不同我國朝稽古定制敷言之義賔興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諸漢圍棘之制取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罷點詩賦因革損益萃為宏規故雖求賢路廣必出乎是者乃正且貴盖天下第一途也鄉之試分境校藝定額録名兩畿則國監所在戎衛所籍里社所肄諸司庶府所隷皆出乎郡縣學之外其額獨多於諸藩順天

尤密近輦轂題必封奏錄必廷獻宴必請於朝士必見於闕又南畿所無者由今日觀之蓋天下第一地也况孚號於上惕厲於下矢心滌慮所以奉其職者加嚴核名考實所以會入試之籍者加簡蒧事庀物申著品式凡所以給於有司者加備安知無卓犖奇偉恢閎博大之士先天下而興乎然士之生斯時由斯地以出豈徒以自幸也於此有道焉念遭際則思作我者之恩視名籍則思薦我者之意縻爵受秩則思所以用我者之責必

砥礪名節卓然為第一流人以無負乎畿甸科目之士則今日之選所謂萃以正者也類聚而吉者也觀國而利於用者也若怠弛縱逸壞名檢躭爵禄以自後於天下之士亦安所望於諸生哉夫策名受職以圖自效於世固凡為士者事也臣特為畿士言之以為天下倡云

送户部郎中鄭君督糧宣府序

閩人鄭君叔亮以户部員外郎督糧德州名還為郎中

予與談秦晉河洛饑荒死徙之狀因及今歲畿郡之豐熟以為賀君愀然曰人皆知豐之為利而不知其為害也當秋成時穀粟委藉率數石而得銀一兩田賦力役或累歲年而大同宣府邊儲告闕又方有轉運之令官所給餘粟不能給道里費則又取足於民數者並困不得已而鬻一飽之外殆無嬴蓄則不待閱歲而已不知其為豐矣乃憶古人所謂穀賤傷農者相與太息不能置時君將有宣府之行予因告之曰邊鎮之地將有餱

卒有餉不可一日而無食屯積弗繼則取之轉運固有不能已於民者茍納有經出有制使民之力皆足以充國之用則其勞也亦可以無憾矣而或過取妄費民愈勞而國用愈不給其為獘又可道哉故司出納者必其心常在於民而不在其身在於民則為之經畫謀度利則存病則去不在其身則侵漁之利不以及妻子請託之患不以易聲譽凡吾之所得為者皆得以自盡而莫之撓則亦庶乎其可也今宣府之儲饑郡之所給在焉

君之所得為固其所為慨焉者也而君又清慎幹固憂乎民而不利其身則其興利去弊有益於人之家國也可兾矣君起曰吾敢不於斯言是圖越數日君同官陶廷用輩請予言遂以是為贈

送伍廣州詩序

知廣州府安成伍君孟賢考績還自京師翰林修撰傅君曰川以同年之好輯凡與游者為詩詩有題題自越秀山至大通橋凡一十人賦一篇為鉅卷予既得滕王

閣又獲覩諸君詩而并序之廣之去京師其遠則數千里也或航於波或騎於原或輿於山其久則數月也乾維所覆地絡所至其間名山勝地遺跡巨浸固未易以枚舉若匡廬大庾閣皂之為高彭蠡龍江射陽之為深鷺洲牛渚之為清高潔則孺子之亭神俊則謫仙之樓井則有彭祖之空誕祠則有黃石之竒秘閣則有滕王之富貴蓋天下之大觀備矣夫竒勝之在天下凡征夫賈客樵童漁叟由之而不知道流釋徒雄據獨占而無

所有事雖騷人墨士操鉛槧而擕壺觴者亦不過流連放浪同歸於無用之地若長安之日太行之雲魏子牟宮闕之心范文正廟堂之憂隨所感寓皆足以寄君親之念以至於司馬遷之探禹穴杜子美之觀巫峽蘇子瞻之汎南海其發諸文章見諸歌咏者皆足以寓彜倫繫風化為天下重豈徒為耳目之快情欲之樂而已哉故觀其所歴與其所擇則其人可知已京師者天下之聚也而廣州者東南之大都會也君以春秋舉進士高

第為刑曹正郎見稱為才為貳守為大郡而名績茂著

今之賢大夫也入則有觀國之美出則有銜命之榮布

德施惠揚威力而騰聲光者其於山川景物之際得之

必深而感之亦大矣春秋之義送出使者必有詩使於

大國者必觀樂而登高能賦亦大夫之所有事也然則

君之行其有取於是詩也夫其亦有和於是詩也夫

送荊庭春之雲南按察副使序

荊君庭春之以御史按浙江也有偽造布政牒竄名胥

吏者爲所按因盡發僞吏多至八百人褫巾服加桎梏者道相屬傳聞京師流播遠邇以爲奇績盖庭春在浙改定糧稅計郡縣地里定圖與籍以祛吏弊在廣東劾武臣貪墨察夷酋私餽贈而釋寃脫死嚴科舉以得士則二藩皆然其在内臺總猷納司考覈皆籍籍有稱譽而按吏事以奇故尤著在人口予甞因之而有感焉國家熈洽既久法存而弊生宏綱闊制之中不能無孽牙罅隙之患就一事言之則其日累月積起於微尠而極

於蕃熾蟠據郡邑公行藩省歷銓曹而布天下非有精勤嚴正之士力埽除之其患之所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以江浙近藩官吏重務尚如此况要荒之地耳目之所不及而庶政萬事尤有繁於此者乎此先天下之憂者所宜慮也今年庭春擢雲南按察副使督屯田事朝大夫士多以為庭春之賢而置遠地領偏任俾不獲大施所蘊為庭春惜予則以為雲南雖在要荒而壤地最要華夷錯處疆場之所關甚重居安思危之圖有不可

後者而民之所賴以生兵之所藉以為用皆於食資焉趙充國之屯田湟中諸葛亮之屯田漢中皆出於一時攻守之計猶能以此為務則專官特任為久安長治之策尤今日所急而賢如庭春者所宜任也況官為按察以法為名則官吏之臧否民庶之利害皆所得聞亦其所得行者惡在其為遠且偏乎予在場屋知庭春於文字間考言徵行若合符契而庭春亦過以予為可信非徒世俗以禮貌相際書牘相往復為旦夕之好者也故

予雖不獲從諸鄉士大夫餞之而獨為之辭以附予私焉

汪氏家乘序

予同年進士福建按察副使汪君希顏以家乘視予曰此吾汪氏所藏而進之所脩也請為序按汪氏出黄帝之後至后稷為姬姓伯禽封於魯傳至成公黒肱之子名汪食采平陽卒葬頴川孫誦以王父名為氏後有曰錡者死於郎之戰謚烈侯曰文和漢獻帝時為龍驤將

軍渡江南居會稽曰旭晉成帝時封淮安侯曰叔舉為齊司馬以兵鎮歙乃遷新安子勳名梁成帝時封戴國公曰華當隋亂保歙宣杭睦婺饒六州後歸唐封越國公血食兹土宋元間累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第七子爽為王府兵曹曰師全累官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曰道安為唐兵馬使都虞侯鎮婺源仲子濆累官御史大夫都知兵馬使戍婺之三吾鎮世以御史故稱為端公曰中元始即鎮之上流鱅溪之大畈家焉後有曰絨

者通春秋子敦詩世其業曰廷桂舉進士廣德軍司户叅軍其在國朝為希顏曾大父諱文亮兩舉茂才奉使應天諸郡出寃獄蠲荒稅以功顯大父諱濡有隱德考諱棨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行義重於鄉三子長灴次藝希顏其季初名熠後改名進蓋自得姓以來至於希顏凡七十有七代矣古者世國世家代有譜牒晉咸康二年詔索天下諸譜淮安侯實表奏之唐貞觀二年復下詔越國公又奏之自餘若棨若廷之若仔若瑜

若斌若德馨若嶽累世脩葺并以累朝誥勅及碑誌序記詩歌附之先世之遺詩文亦附之此家乘之所以名也派既益衍不復脩續者四世希顏乃與其族子大理寺副堅按察僉事舜民從子貢士儼暨星嵩輩參考舊譜會祁門休寧歙縣諸族惟同出越國者乃書出兵曹者詳之出端公者又詳之居大畈者其詳尤甚而誥勅以下亦以例續附焉吾於是譜得六始四疑一異六始者謂魯曾汪為受氏之始文和為居江南之始叔舉為歙

之始道安為婺源之始中元為鱅溪大畈之始絨及敦詩為學春秋之始四疑者謂汪非氏於汪芒非國於汪野平陽為魯平陽非晉地潁川為魯潁川而非豫州其說蓋出於松壽一異者謂阬口諸汪非越國之族其說則出於德馨而成於斌夫譜之法莫大於知本尤莫要於究實故予所謂始者知本之論也所謂疑與異者究實之義也汪氏之乘其備於此乎孔子稱先代必徵諸後裔文與獻之謂也汪氏之文臣武士宏才碩德載簡

册刻金石者不可殫紀而希顏經學宦蹟不失其世守於是有所徵其前而後来者不可以不慎也予族高祖希蘧府君嘗同知婺源為汪氏序記各一皆予家集所載亦徵之一事故予因希顏請附著於遺文之末亦庶幾所謂世講者云

璚臺吟稿序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盖杜之為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

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王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為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葢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録以至金縢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

其所得爲劇談高論如繅絲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理風俗夷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槪見著而爲文如鼇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旣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句鍛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僴見謭識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爲主

亦或以江山為助國朝熈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徵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蘄於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行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多梓行於世而雜文尤多則别刻以傳兹特其詩集云

兩畿録刑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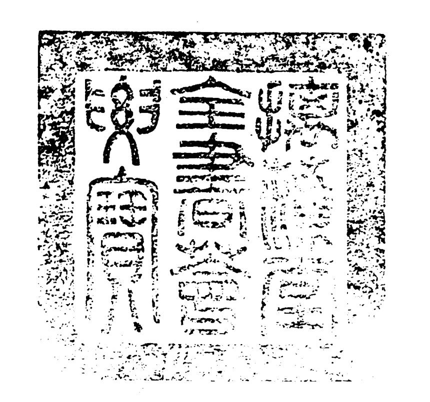
今天子御極之四年稽據舊典當五年一録囚之期既遣官會録於兩法司復命刑部簡官屬分録兩畿諸御史録天下州縣於是郎中陳君一夔往北畿何君商臣往南畿二君者入而辭於朝賜之勑曰朕慮天下之有疑獄有司或弗能直致有屈抑以干陰陽之和心甚憂之今特命爾章爾說分歷畿輔檢閱簿籍貌稽辭察毋惑於浮言毋狃於成案其有情可矜事可疑徒以下減論開釋罪死者具録以聞欽哉二君皆拜手稽首奉命

惟謹退而叅於庭尚書乃進而戒之曰刑重事死大罪
吾方慎簡吾屬以屬郎中也郎中其殫志竭力服念而
審察之勿重孅以避事勿諉命以自解勿恃聦明以為
人莫我欺勿倦於道路以為事可遥辯務期有所平反
以答宵旰之勤勉乎哉二君皆拜手奉令惟謹又出而
舍於國門之外諸曹大夫士從而餞之乃胥揖而告曰
賢哉二大夫其荷天子之簡命賢大臣之推薦以有此
行也獨念夫民之屈抑者聞朝廷之有命大夫也孰不

翹首跂立以徯其至哉孰不望其引手投足以求旦夕之命哉儻至而弗獲伸焉則亦已矣不可以復望矣是其曲直生死皆繫於二人決於一時其必有所自致以慰此民也二君皆揖而别曰某某敢不於諸公言是圖於是各以其意為詩若干首録為卷以分贈二君時予亦在列因誦其詩而歎曰詩之用於刑亦寡矣盖以謳歌倡歎之聲施之乎箠朴鈇鑕之事固已甚難然其恩德之所感動聲譽之所流播有不能已於人者故召伯

之聽訟見諸風皐陶之淑問見諸頌是詩也宜有所取焉而況四牡之使蒸民之餞槩之以大雅之義又有不可已者然則聖諭之諄復官箴之詳備亦孰謂餞贈規葢無助於萬一乎哉二君同署又同官同以廉慎著聲績而審録之命畿甸之地無弗同者予故總序所以行之故各冠乎其詩之首若托物起興因地論事則存乎詩惡能以盡同哉

懷麓堂集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監生臣丁芳茨